

从跨文化角度看风格标记理论在《月亮与六便士》汉译本的运用

胡馨予

(辽宁大学, 辽宁 辽阳 111000)

摘要: 一本译作是否能得到认可, 甚至大受欢迎,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译者如何将其中的精髓呈现出来。英汉语言之间的互译不仅是词意对应, 句意通达即可, 想要尽力完美的呈现最佳译本, 要求译者要能充分理解不同文化的历史, 内涵, 意义, 作好文化之间的“沟通传达者”尽力避免由于文化差异导致的译文不通顺, 理解障碍。译者应该深刻理解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共同和异同点, 紧紧抓住作者写作风格特点, 尽量能地道, 原汁原味地体现著作特点和作者所想表达的思想感情。几十年以来, 许多翻译专业人士一直致力于探索如何重现文学作品的风格, 20 世纪 80 年代, 刘宓庆博士提出了一种全新的风格翻译理论——风格标记理论, 该理论指出: 在翻译文学作品时, 可利用语言学的方法对原作的风格进行分析, 进而在翻译过程中作相应处理。本文以《月亮与六便士》为例, 结合风格标记理论, 通过对译本中的文化现象进行分析, 通过跨文化的角度探讨风格标记理论在翻译中的运用。

关键词: 跨文化角度; 《月亮与六便士》; 风格标记理论

一、研究背景

随着一带一路的发展,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提出。合作共赢已是人类所认同并坚持的理念, 世界俨然变为一个大的地球村, 各国联系日益紧密, 在经济, 文化等多个方面也相互影响。好的文学作品没有国界, 它是世界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, 应该让世界的读者阅读, 这就不可避免的要将文学作品翻译成多种语言。语言不只是简单的文字符号, 它涉及了我们的文化传统, 价值理念。翻译一种语言就像是在翻译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。由于源语与译入语文化的差异性, 将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必然涉及译者对两种文化的解释、转换, 会出现文化意涵上的损耗、添加及再创作过程, 翻译本土化现象将不可避免地发生(翟学伟, 2022)。对于优秀的翻译, 除了精确地表达作品的主题外, 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两种文化的区别, 并尽量让译文的风格保留原汁原味。所谓的文学风格, 是一种表现作家的个人特质的方式, 它可以从句子的组织形式上展现, 并且具有吸引人的魅力。“风格”描述了一种艺术形式, 它反映了一位作者的思想、情感、态度以及他的想法。这种形式被认为是一种优秀的文化传统, 它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并欣赏一部优秀的作品。许多翻译专业人士都致力于将“风格”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融入到他们的翻译工作之中。

毛姆, 英国小说家, 于 1919 年创作了《月亮与六便士》, 小说主要描写主人公, 一位成功的伦敦股票经济人——斯特里克兰德, 人届中年后却迷恋上绘画, 决定离开自己的家乡, 前往巴黎, 抛开传统的价值观, 脱离家庭, 勇敢地踏上一段不一样的旅程, 去实现自己的梦想。在他孤身一人, 面对各种疾病时, 却依然坚持, 画笔不辍; 即使被外界无情地忽视, 也毫无畏惧, 把所有热情投射于笔尖。塔西提岛, 那片南太平洋, 孤独而神秘, 却给予了他心中的安定, 让他拥抱着最纯粹的艺术, 从而创造出无数让历史铭记的杰作。当所有人的眼光专注于物质世界时, 唯有他一个人抬起头, 发现自己正在欣赏着那轮明媚的月光, 他真正的敢于

正视自己的内心, 并勇敢遵循自己的理想。毛姆引领我们走向了一个神奇的心灵世界。《月亮与六便士》有多个翻译版本, 傅惟慈先生的译本堪称经典, 广为流传, 受到读者热烈欢迎和众好评。2016 年, William Maugham 的文学作品进入公共版权期, 该小说新增多个翻译版本。其中, 方华文, 徐淳刚翻译了另外的版本, 各有其文学特点, 值得我们探讨鉴赏。

二、风格标记理论下《月亮与六便士》汉译本分析

(一) 形式标记策略

形式标记(formal markers), 也被称为稳定特征, 是一种用于描述音形变异等复杂现象的重要工具。通过结构分析, 我们可以将概念划归为几个不同的类别: 词语、句子、修辞、章法等。

1. 词汇标记

词是语言的基本单位, 在翻译中, 词汇的选择需要进行多方面的考虑, 尤其要注重词的文化内涵, 不同的文化背景有其特有的语言表达方式。由于文化认知的不同, 对词汇的习惯表达也不同, 描述同一现象或事物时, 译者可能会选择不同的词汇, 文化的影响会渗透进词汇中(张哲华, 2013)。

汉语与英文处于完全截然不同的语系, 前者注重形式构成, 而后者则强调意义联系。在语法上, 前者更加稳定, 而后者则更加灵活。一个词有丰富的内涵, 想要精确的翻译并不是很容易。而对词汇的翻译最能体现文章风格, 每个作家用词习惯, 写作风格不同, 有的作家倾向于使用简明精炼的词汇, 有的作家倾向于使用华丽繁复的词藻, 有的作家是浪漫主义, 有的作家是现实主义, 这就需要译者能理解作者用词的意义所在, 使用最能体现作品风格, 作家风格的词汇, 让读者更好更直观的感受作者所表达的内容与思想感情, 提高译文质量。

原文: They are like poor wantons attempting with pencil, paint and powder, with shrill gaiety, to recover the illusion of their spring.

傅惟慈译: 他们如一些可怜的浪荡女人, 虽然年华已过, 却

仍希望靠涂脂抹粉,靠轻狂浮荡来恢复青春的幻影。

徐淳刚译:他们犹如可怜的荡妇,涂脂抹粉,想通过刺耳的欢乐,找回花枝招展的青春感觉。

方华文译:他们就像一群可怜的浪荡女人,虽然年华已过,却仍然希望涂脂抹粉、描眉画唇,靠搔首弄姿来恢复幻影一样的青春。

这里最明显的差别是译者们对“with shrill gaiety”的翻译。博惟慈译作“靠轻狂浮荡”,徐淳刚译为“想通过刺耳的欢乐”,方华文译为“描眉画唇,靠搔首弄姿”。词不只是构成句子的一个小小单位,点睛词汇更是能体现出作者所想强调的内容和思想感情,它同时也能体现出作家的文笔风格。这就好比我们古诗词的“诗眼”一样,译出精炼传神的词汇是译者的必修课。毛姆曾提及过,我要写的东西太多,所以没法浪费字词。我只是想把事实记录下来,开始的时候我定下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:完全不使用形容词。精炼简约是毛姆所坚持的,笔者认为博惟慈先生译作“靠轻狂浮荡”,用词短小精悍,更好地还原了毛姆的写作风格。

2. 句法标记

句法标记是一种技巧,它帮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运用特定的语言结构,以更精确地表达原文的意思。作者独特的句式风格也是构成作品,作家风格的一部分。优秀的文章不一定需要花太多时间和精力去构思,它应该看上去像是一种灵感的结晶。译者博惟慈使用丰富多变的句式更好地还原了作品风格。

书中第七章最后一段的结尾,博惟慈译:我的心渴望一种更加惊险的生活。只要在我的生活中能有变迁—变迁和无法预见的刺激,我是准备踏上怪石嶙峋的山崖,奔赴暗礁满布的海滩的。

3. 语域标记

语域(Register)即话语运用的场所或者说范围。英国知名文字学家韩礼德对语域的界定是:话语变化可根据应用的具体情况区分为语域。语域的三种社会因素:语场(field),语旨(tenor)和语式(mode)。带有某些具体作用的话语变化,与整个社区或地域(因话语者的变化程度而异)相应。译作的言语要遵从原文风格,毛姆的写作趋向一般与十九世纪的大自然主义相密切联系,因而其写作风格体现出大自然主义的趋向。大自然主义摒弃浪漫主义的想像、夸大、抒情因素。译者要努力展现作者所特有的风格,从而让读者更好理解作品,剖析作者意图,进而领会作品主旨以及作家的作品深意。

原文: Love is absorbing; it takes the lover out of himself; the most clear-sighted, though he may know, cannot realise that his love will cease; it gives body to what he knows is illusion, and, knowing it is nothing else, he loves it better than reality. It makes a man a little more than himself, and at the same time a little less. He ceases to be himself. He is no longer an individual, but a thing, an instrument to some purpose foreign to his ego

博惟慈译:爱情要占据一个人莫大的精力,它要一个人离开自己的生活专门去做一个爱人。即使头脑最清晰的人,从道理上

他可能知道,在实际中却不会承认爱情有一天会走到尽头。爱情赋予他明知是虚幻的事物以实质形体,他明知道这一切不过是镜花水月,爱它却远远超过喜爱真实。它使一个人比原来的自我更丰富了一些,同时又使他比原来的自我更狭小了一些。他不再是一个人,他成了追求某一个他不了解的目的的一件事情物、一个工具。

徐淳刚译:爱是全神贯注,它需要一个人全力付出;即使头脑最清醒的人,也可能知道,要让他的爱永不停止,根本没有可能;爱给予的真是虚幻,而且,明明知道是虚幻,不是别的,却依然爱得义无反顾。爱让一个人比原来的自己更丰富,同时又更贫乏。他不再是他自己,他不是一个人,而是一件东西、一样工具,需要通过某种外在的目的来抵达他的自我。

毛姆写作善于运用对比,讽刺手法,毛姆从医五年,由于其目睹了民众在现实中的悲惨,他的小说更多地折射了人性弱点,作品有着批判现实主义的叙事风格。“Love is absorbing”徐淳刚译为“爱是全神贯注”博惟慈译为“爱情要占据一个人莫大的精力”这里笔者认为徐淳刚翻译的更为合适,“而他不再是他自己,他不是一个人,而是一件东西、一样工具”句式一致,更能凸显作者所表达,博惟慈翻译的“他不再是一个人,他成了追求某一个他不了解的目的的一件事情物、一个工具。”更加繁复一些。

(二) 非形式标记策略

除了形式标记策略外,非形式标记也起着重要作用。非形式因素具有不稳定的特征。“非形式因素”的非形式标记反映了作者的表达方式、作品的内在价值、作家的精神气质以及审美主体。

三、总结

文章通过对博惟慈,方华文,徐淳刚对《月亮与六便士》翻译为例,从跨文化的角度看风格理论标记在翻译中的运用。翻译作为人类文明沟通融合,发展进步的重要手段,它是跨文化交流能否顺利无障碍进行的关键因素。经典作品应由全世界人民品读,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,要尽量消除文化障碍,让译本在保持作者原风格的基础上,更好地让世界读者理解接受,译者应运用借助风格标记理论的词汇标记,句法标记,语域标记等,译出契合原著风格的佳作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(英) 威廉·萨默塞特·毛姆. 月亮与六便士 [M]. 徐淳刚, 译.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9.
- [2] 毛姆. 月亮与六便士 [M]. 方华文, 译.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21.
- [3] 邹文秀. 风格标记理论视阈下《月亮与六便士》中译本的跨文化传播策略刍议 [J]. 英语广场: 学术研究, 2021 (1): 69-72.
- [4] 梁凯音, 刘立华. 跨文化传播视角下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建构 [J]. 社会科学, 2020 (7): 136-147.
- [5] 宋燕, 付瑛群. 跨文化交际理论视角下我国典籍英译的语言归化与文化异化研究——以《三字经》两个英译本对比为例 [J]. 英语教师, 2020, 20 (11): 79-82.